

香港「迷你小说」

精品

林如求 选评



香港 ~~之五~~ 系列 ~~况~~ 精品

林如求 选评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0年8月·福州

香港“迷你小说”精品

林如求 选评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5.875 印张 127 千字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7-80534-264-4
I·239(闽)/05 定价: 2.30 元

序 言

近年来，在香港这个万花筒般的花花世界里，正走俏着一种精短小说样式，港人昵称为“迷你小说”，又称掌上小说或小小说、极短篇小说。它篇幅短小，少则数百字，多则一两千字；小说人物简明，情节集中紧凑，表现手法多姿多样。不少名篇佳构见微知著，韵味悠长，雅俗共赏，赢得各种层次读者的青睐。

文学史上，一种文学样式的走红，往往有其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原因。迷你小说也是如此。香港是个高科技、高信息、讲现实、重功利、讲速度、重效率的高度商业化社会，生活节奏十分紧张，人们一无时间、二无精力去光顾那些鸿篇巨著，也不暇去追踪跟读那些连载小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在饮茶、吃饭或等候车船的间隙中，利用那么几分钟的短暂时间读书看报。于是，适应这种高度紧张和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作品向着轻、薄、短、小的精悍型的方向发展；于是，微型小说应运而生。香港的许多报刊，诸如《文汇报》、《新晚报》、《星岛晚报》、《香港文学》、《博益月刊》、《八方》、《香港文学季刊》等，都竞相登

载这种一两千字、三五分钟就能读完的微型小说，以飨读者，使人在瞬间受到美的熏陶，其“迷你”性也即在此。而从事微型小说创作的作者，不仅有职员、学生、教师等文学爱好者，而且有编辑、作家和资深文人。在读者的促进和作者的辛勤耕耘下，香港的微型小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文学是社会生活高度而集中的反映。迷你小说虽然短小，但它却闪耀着香港社会万花筒的片片光斑。这些光斑虽然很零碎、多色调，但正如成语所说：窥一斑可知全豹。透过这片片光斑，我们可以从中领略“蕞尔小岛”的风情，窥视港人心态，瞥见港人性格，并深入社会底层，认识生活的底蕴和花花世界的庐山真面目。从思想内容来看，迷你小说的艺术触角几乎遍及香港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广度和深度都是相当值得称道的。光从本书选入的五十篇作品来看，有的透视金钱主宰下，人际之间尔虞我诈的伪善和被扭曲变形了的人性；有的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贫困和不幸，提出当前社会的迫切问题；有的描绘人间温情；有的展示生活哲理；有的描写爱情婚姻中的甘甜苦涩……它对我们内地读者具有很高的审美教育价值。

由于香港华洋杂处和信息汇集的特点，反映在迷你小说的艺术创作上，则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多样化特色。传统的白描法、空白法、“三段式”情节结构和对比、夸张、抑扬等艺术技巧，虽然是最一般和最常见的技法，但也不乏新颖别致、匠心独运的艺术佳构；对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借鉴也很可观，如寓言体、意识流、象征手法、荒诞手法、魔幻手法、对话式结构、蒙太奇结构……在本书所选的

作品中均有所体现。它们异彩纷呈，交相辉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在香港结下的美丽迷人的艺术新花。

微型小说是一种微雕艺术。它妙在缩龙成寸，奇在尺水兴波；以涓滴之水反映大海绚丽，以短小篇幅寄寓时代精神。有幅对联说得好：“以少胜多，瑶草琪花荣四季；即小观大，方丈蓬莱见一斑。”但微型小说正由于“微”、“小”，所以创作起来也更加不易。如何在极其有限的篇幅内表现出最大的思想容量，以收到最好的艺术效果？窃以为，选择、运用最能充分发挥艺术优势的叙述视角，是其中的关键之一。因此，我想在这里特别谈谈香港迷你小说作者在运用第三人称最佳叙述视角方面所作的尝试。

美国小说理论家约翰·盖利肖指出，在小说创作中，“首先遇到的技巧问题是要决定采用什么样的叙述角度——谁来讲故事，通过谁的话把小说里的行动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写作二十讲》）。叙述角度又称叙述视角。它所指的就是叙述人称和叙述观点（即叙述位置）。以第一人称来说，故事的叙述者“我”，既可以做为作品中的主角来讲“我”的故事，又可以做为作品中的配角——次要人物或仅仅以一个目击者的位置，来讲述主角的故事。这都是比较好理解的，第三人称便显得复杂了些。传统的叙述视角里的“他”差不多都是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的，作品里的人物就像魔术师手里的道具一样，全凭叙述者摆布。古老的人物分析法甚至介入了叙述者的议论和评价，带有鲜明的叙述者主观感情特征。小说研究家把这种叙述观点称为“介入性叙述观点”，而把那种客观叙述故事、不介入叙述者的议论和评价的，称为“中立性

叙述观点”。与此有别的还有第三种叙述观点，即第三人称“局部性叙述观点”。这种叙述视角里的“他”直接成为作品中一个角色化的人物（一般是主角），以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意识来充当叙述者，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叙述者“仿佛是坐在主人公的大脑里，而对其余人物都是从外部来观察”（见《西方现代论文选》）；所叙述的故事严格限制在这个“他”所看到或知道的范围内，范围外的故事概不涉及。为此，叙述者必须始终跟着这个人物走，如果这个“视点人物”和“视点事件”消失了，那么故事的叙述也就中断了。这是一种最能发挥艺术优势的最佳叙述视角。因为这种叙述视角里的叙述者“他”既是在叙述故事，同时又是在刻画“他”（或她）这个人物本身。这样就能有效地消除各种干扰线，省去许多对生活的注释，最大限度地集中和浓缩叙述力量，用最经济最简便的艺术笔墨创造出一种感觉和意识的真实感和透物感，在有限的篇幅内，形成故事特定的氛围和基调，产生集中而强烈的艺术魅力。入选本书中的三篇作品——钟玲的《摊》、徐世杰的《湖影》和陈枪的《电梯内》，就是这种最佳叙述视角的典范作品。《摊》从主人公蕙子的视角出发，在蕙子视线以外的一切生活场景都省略了，而有关男恋人那条线的故事只通过蕙子眼中看到、耳中听到和她心里感觉到的一举一动来展示，其省略部分就留下艺术空白，让读者启动联想、想像的思维马达，去探寻其中的潜信息；而对蕙子本身的叙述就直接起了刻画她这个人物的作用。因此，我们读完小说，会产生一种与主人公蕙子感同身受的氛围和基调。《湖影》和《电梯内》也是如此。作品中的描景、状物、叙事都依凭小说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感为转移。这种第三人称最佳

叙述视角目前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小说批评家的注意，他们在归纳和总结运用这种视角的得与失。这是小说创作的现代化进程中，从传统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中挣脱出来后的一个新的艺术趋向。从上述例举的三篇作品来看，作者的尝试是比较成功的。

当然，香港的微型小说创作也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从总体上来看，其成就逊于台湾，远不如内地。多数作品主题直露，语言平淡，人物缺少立体感，构思谋篇一般化，缺少韵味。但这毕竟是属于香港微型小说发展中的问题。我完全相信，随着香港微型小说的进一步繁荣，上述缺点和不足将逐步得到克服，“迷你小说”必将如掌上之珠一样，在香港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编选本书的目的，一是为了向内地读者打开一扇瞭望香港社会的窗口，二是展示一下香港微型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供内地微型小说创作者借鉴。由于资料不足和篇幅所限，本书自然不可能囊括香港所有的微型小说佳作，但读者藉此有限的篇章也足以窥见香港微型小说创作之一斑。为帮助一般读者阅读理解原著，在每篇作品后加了简短评点，仅系个人的一孔之见，见仁见智未必精当，谨此就教于方家。在选评过程中，承蒙《台港文学选刊》编辑部同志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衷心希望本书能赢得读者的喜爱。

编者

1990年5月

草于福州凤凰池

目 录

序 言

- | | |
|------------|----------|
| 天堂与地狱····· | 刘以鬯 (1) |
| 门····· | 蓝 石 (6) |
| 电梯内····· | 陈 恂 (10) |
| 摊····· | 钟 玲 (15) |
| 湖 影····· | 徐世杰 (18) |
| 为你疯狂····· | 桑 妮 (23) |
| 一分钟····· | 陶 然 (26) |
| 等待午夜····· | 西茜風 (29) |
| 半日游····· | 叶尾娜 (33) |
| 八号风球下····· | 东 瑞 (37) |
| 流浪汉····· | 张 城 (40) |
| 游 戏····· | 陈云根 (44) |
| 黑箱子····· | 刘素仪 (48) |
| 最后的温柔····· | 陶 然 (53) |

| | |
|---------------|-----------|
| 明 眸····· | 张君默 (56) |
| 船长夫人····· | 钟 玲 (59) |
| 王婆婆····· | 舒 非 (62) |
| 夜 访····· | 金力明 (67) |
| 最后的燃烧····· | 张君默 (70) |
| 楼····· | 金力美 (73) |
| 耿叔与疯婆····· | 黄业荣 (77) |
| | |
| 副刊编辑的白日梦····· | 刘以鬯 (79) |
| 看守大厦的人····· | 松 木 (84) |
| 打错了····· | 刘以鬯 (86) |
| 误 杀····· | 林 之 (90) |
| 盲····· | 李承沛 (94) |
| 告 别····· | 金力明 (99) |
| | |
| 熟悉的陌生人 ····· | 荆 夫 (101) |
| 夜晚的笛声 ····· | 宋诒瑞 (105) |
| 怒海慈父 ····· | 南天竹 (109) |
| 白描纸 ····· | 余文诗 (113) |
| 昨夜星辰 ····· | 陶 然 (116) |
| | |
| 天 意 ····· | 陶 然 (119) |
| 余荫以外 ····· | 樊之谷 (122) |
| 遇 ····· | 梅 兰 (125) |
| 借光自照的人 ····· | 林 真 (129) |
| 租 房 ····· | 金力明 (132) |

| | |
|-----------------|-----------|
| 阴阳界 | 陶然 (136) |
| 我被“碎尸”的日子 | 徐乐 (139) |
| 鸟 | 慕翼 (143) |
| 结婚戒指 | 胡上风 (146) |
| 独思与独白 | 梁锡华 (149) |
| 父女怨 | 陈娟 (154) |
| 暑假义工 | 郑志鹏 (157) |
| 新孟母三迁 | 迪安 (160) |
| 门 | 冬馨 (163) |
| 裸女 | 李英豪 (165) |
| 拾遗 | 南思 (168) |
| 神医 | 东瑞 (170) |
| 高空猫 | 范剑 (173) |

天堂与地狱

刘以鬯

我是一只苍蝇。

我在一个月以前出生。就苍蝇来说，应该算是“青年苍蝇”了。

就这一个月中，我生活在一个齷齪而又腥臭的世界里：在垃圾桶里睡觉，在臭沟里冲凉；吃西瓜皮和垢脚，呼吸尘埃和暑气。

这个世界，实在一无可取之处，不但觅食不易，而且随时有被“人”击毙的可能。这样的日子简直不是苍蝇过的，我腻透了。

但是大头苍蝇对我说：“这个世界并不如你想像得那么坏，你没有到过好的地方，所以会将它视作地狱。这是你见识不广的缘故。”

大头苍蝇比我早出世两个月，论辈份，应该叫它一声“爷叔”。我问：“爷叔，这个世界难道还有干净的地方吗？”

“岂止干净？”爷叔答，“那地方才是真正的天堂哩。除了好的吃、好的看，还有冷气。冷气这个名字你听过吗？冷气

是人造的春天，十分凉爽，一碰到管叫你舒适得只想找东西吃。”

“我可以去见识见识吗？”

“当然可以。”

爷叔领我从垃圾桶里飞出，飞过皇后道，拐弯，飞进一座高楼大厦，在一扇玻璃大门前面打旋。爷叔说：“这个地方叫做咖啡馆。”

咖啡馆的大门开了，散出一股冷气，一个梳着飞机头的年轻人摇摇摆摆走了进去，我们“乘机”而入。

飞到里面，爷叔问我：“怎么样？这个地方不错吧？”

这地方真好，香喷喷的，不知道哪里来的这样好闻的气息。男“人”们个个西装笔挺，女“人”们个个打扮得像花蝴蝶。每张桌子上摆满蛋糕、饮料和方糖，干干净净。只是太干净了，使我有点害怕。

爷叔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只好独自飞到“调味器”底下去躲避。

这张桌子，坐着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白脸男“人”。

女人说：“这几天你死到什么地方？”

小白脸说：“炒金蚀去一笔钱，我在‘别头寸’。”

女人说：“我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住，天天给你零钱花，你还要炒什么金？”

小白脸说：“钱已蚀去。”

女人说：“蚀去多少？”

小白脸说：“三千。”

女人打开手袋，从里边掏出六张五百元的大钞：“拿去！”

以后不许再去炒金！现在我要去皇后道买点东西，今晚九点在云华大厦等你——你这个死冤家。”说罢，半老的徐娘将钞票交给小白脸，笑笑，站起身，婀娜多姿走了出去。

徐娘走后，小白脸立刻转换位子。那张桌子边坐着一个单身女“人”，年纪很轻，打扮得花枝招展，很美，很迷人。她的头发上插着一朵丝绒花。

我立即飞到那朵丝绒花里去偷听。

小白脸说：“媚媚，现在你总可以相信了吧？一点问题也没有。”

媚媚说：“拿来。”

小白脸说：“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媚媚说：“什么事？”

小白脸把钞票塞在她手里，嘴巴凑近她的耳边，叽哩咕噜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只见媚媚娇声嗔气地说了一句：“死鬼！”

小白脸问：“好不好？”

媚媚说：“你说的还有什么不好？你先去，我还要在这里等一个人。我在一个钟点内赶到。”

小白脸说：“不要失约！”

媚媚说：“我几时失过你的约？”

小白脸走了。

小白脸走后，媚媚去帐柜打电话，我趁机飞到糖盅里吃方糖，然后飞到她的咖啡杯上，吃杯子边缘的唇膏。

正吃得津津有味，媚媚回座，一再用手赶我，我只好飞起来，躲在墙上。

十分钟后，来了一个大胖子，五十岁左右，穿着一套拷

绸唐装，胸前挂着半月形的金表链。

大胖子一屁股坐在皮椅上，对媚媚说：“拿来！”

媚媚把六张五百元大票交给大胖子，大胖子把钞票往腰间一塞，说：“对付这种小伙子，太容易了。”

媚媚说：“他的钱也是向别的女人骗来的。”

大胖子说：“做人本来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唯有这种钱，才赚得不作孽。”

这时候，那个半老的徐娘忽然挟了大包小包，从门外走进来了。看样子，好像在找小白脸，可能她有一句话忘记告诉他了。但是，小白脸已走。她见到了大胖子。

她走到大胖子面前，两只手往腰眼上一插，板着脸，一声不响，两眼瞪大如铜铃。

大胖子一见徐娘，慌忙站起，将女“人”一把拉到门边。我就飞到大胖子的肩膀上，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徐娘问：“这个贱货是谁？”

大胖子堆了一脸笑容：“别生气，你听我讲，她是侨光洋行的经理太太，我有一笔买卖要请她帮忙，走内线，你懂不懂？这是三千块钱，你先拿去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关于这件事，晚上回到家里，再详细解释给你听。——我的好太太！”

徐娘接过钞票，往手袋里一塞，厉声说：“早点回去！家里没人，我要到萧家去打麻将，今晚说不定迟些回来。”

说罢，婀娜娜娜走了。

我立即跟了出去。我觉得这“天堂”里的“人”，外表干净，心里比垃圾还齜齜。我宁愿回到垃圾桶去过“地狱”里的日子。这个“天堂”，实在齜齜得连苍蝇都不愿意多留一刻的！

这是一篇典范的寓言体佳作。小说的视角放在一只苍蝇上，通过这只拟人化了的苍蝇在一家咖啡馆的所见、所闻、所感，无情地撕开了资本主义“天堂”里金钱摆弄人的肮脏面纱。

小说对白描手法的运用极见功力。作者对笔下人物的语言、外貌和动作的描写虽然惜墨如金，但个性鲜明。半老徐娘的强悍、小白脸的八面玲珑、媚媚的娇嗔作态和两面讨好、大胖子的外强中干，简直伸手可扪、呼之欲出。如半老徐娘，在小白脸面前的态度是：“这几天你死到什么地方？”一个“死”字，凸现了玩物豢养者盛气凌人的形象；而在大胖子面前，却是“两只手往腰眼上一插，板着脸，一声不响，两眼瞪大如铜铃”。这一动作、外貌描写，活脱脱塑造了一个母夜叉般的悍妇形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小说的对话描写非常简练，不枝不蔓，而又极富个性。例如同是一句“拿来”，在媚媚口中与大胖子口中吐出，口气就大不相同，前者是赤裸裸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易，而后者却是居高临下的支配与榨取。

门

蓝 石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从那扇蓝色的门进来的。门是被我自己推开的。在门的右侧有棵大榆树，树的浓阴，遮掩着门，一有风，便像海浪舐着沙滩。

是什么吸引我走进这扇门的呢？是好奇？还是梦境？反正我失踪了。门的两边是厚厚的墙，把我和我的影子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我自己，另一部分属于上帝。墙上有许多我不认识的字。字使墙充满了活力。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我隐隐约约记得，是从门里飘出的一缕馨香的旋律吸引了我。旋律很迷人，谁听见了都会像我一样产生这种蠢念头。

但是现在门没了，消失了。我走过的地方，变成了墙，它高高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有些后悔。因为先前的旋律不过是